

新時代文叢第四輯

高貴的人們

朝鮮 李泰俊等作



平明出版社刊

新 時 代 文 叢

第 四 輯

高 貴 的 人 們

朝鮮 李泰俊等作

李 烈 譯

編者：潘際桐 黃 裳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時 代 文 叢

第 四 輯

高 貴 的 人 們

作 者 朝 鮮 李 泰 俊

譯 者 李 烈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二五五號

排 印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三千二百元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124 定價頁] 40,000 字 [文學、藝術] 38 開

1953 年 7 月初版 1—20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內容介紹

高貴的人們是朝鮮名作家李泰俊寫的，他寫出了朝鮮人民軍和中國志願軍如何在反抗美國侵略的正義戰爭中，結成了血肉相連的友誼。第二篇英雄夫婦是朝鮮作家李北鳴寫的，他寫出以狩獵為生的兩夫婦那麼敬愛他們的領袖，並且在人民軍的幫助下成為保衛祖國、保衛和平的戰士，現攝成電影，更名爲「保衛鄉土的人們」。

目次

高貴的人們（李泰俊作）·····	三
英雄夫婦（李北鳴作）·····	二五

高貴的人們

李泰俊作

關於作者：作者李泰俊是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副委員長，是一個反對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幫的奴役統治而從朝鮮南部到達朝鮮北部的戰鬥的老作家。他底最有名的兩部長篇小說是『泥土』和『第一仗』。『泥土』所描寫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農民底貧窮困苦的生活，以及解放後在鄉村裏開始的翻天覆地的變革。『第一仗』底主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完蛋了，但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李承晚却代之而起，殘酷地統治着朝鮮南部。爲了生活，爲了民主，爲了自由，朝鮮南部的人民英勇地起來爲反對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幫而戰鬥。

這一篇『高貴的人們』描寫了中朝兩國人民傳統的國際友誼與階級的兄弟之愛……我們兩國偉大人民的友好感情，通過戰鬥，通過文學藝術作品的交流，將更凝鍊，更有力地打擊戰爭挑撥者，保衛世界和平。

（錄自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天津日報副刊。）

從白天起，天空一直密佈着濃雲，風像馳騁着的羣馬，一陣陣疾捲過蘆葦叢。天空愈加昏暗得看不清一片雲影。

「嘿！既然黑就不要再冷……」

「這總比瞎子強些！」

其實不像分隊長說的那樣嚴重，還沒有到伸手不見掌的程度。偵察隊員朴吾哲緊跟在分隊長的身後，睜大了眼睛，凝視着前面。不一會，比剛由陣地出來時看得清楚多了。雖然在漆黑的三十晚上，但是當非看清不可的時候，眼睛竟會像服從上級的命令似地發揮着分外的視力。

江面很不平，有些地方已開始化凍，並且有許多裂口。但可以分辨出那些已開始化凍和還沒有化開的裂痕的地方，以及腳踏上去是否會發出聲音的地方。

薄冰的江面，越走到江心，越危險，有些地方冰塊堆疊，有些地方突然變成裂口，從裂口裏湧出的江水，泛溢在冰面上。一不小心，踏下那泛溢着的冰面，便嘩啦啦地響着，並且有滑倒的危險。同時，又怕薄冰塌下去，所以有時就用手摸索着冰面，像熊一樣慢慢爬過江心。

江岸這邊好像沒有蘆葦似的，只有風從耳邊呼呼吹過。當他們從地上抓起一把沙子，擦乾了濕淋淋的雙手，把槍口朝着前面，握緊槍托，小心翼翼地爬上沙堆的時候，他們清清楚楚地聽到有一種聲音，這絕不是風聲。

『別響』

他們把手指勾在板機上，迅速地伏下。再仔細傾聽，雖然沒有人的動靜，但確實隱約傳來一種似乎呻吟的聲音。

分隊長這時伸直了腰，監視着四周。朴吾哲同志匍匐着向發着呻吟聲的地方爬了過去。有氣無力的喘息毫無疑問地說明，這是一個已瀕於死境的人的呻吟聲。

是一個人負傷倒在那裏，血腥氣味濃烈地直衝上來。從摸索着的手所接觸到的皮

帽子，厚厚的棉軍裝，甚至在他手裏緊握住的步槍和腰帶上掛着的手榴彈來判斷分明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志。血好像是從頭上和腿上流出來的，染透了帽子和袴子，身子底下的沙土也和血凝成一團。

『還活着！』

分隊長也靠近過來，仔細察看志願軍同志血跡模糊的臉，顴骨、眼圈和鼻樑骨都凸出來了，

『出血過多！這怎麼辦呢？』

家住在鴨綠江邊的朴吾哲同志，用中國話輕輕地喚着他：『同志醒醒吧！——但真急人，沒有回音，只有呼嚕嚕的熱氣從他口中吐出。

朴吾哲同志從棉軍裝裏撕出一塊棉花，又跑回江邊，醃飽了水拿回來，揩淨了他的臉和手。但是這位志願軍同志，仍然沒有清醒過來，只是以仇恨未消的微睜着的眼睛凝視着黑沉沉的異國夜空。兩位人民軍偵察隊員一步也不忍離開他。

但他們負有重大的任務，不得不暫時離開。兩位人民軍同志把棉大衣脫下來，一件

鋪在底下，一件給他蓋好。然後把他的武器彈藥分別摺起來，重向敵軍陣地前進去執行任務。

二

兩位人民軍偵察員潛入敵陣中心，將敵人的火力點和一般佈置、退路、甚至連敵人指揮部的位罝都偵察好，時至深夜，才由敵陣中心向回走。

可是當他們迂迴到敵軍第一火力點側翼的退路時，突然受到敵人輕機槍的射擊。敵人並不是發現了他們，才朝他們射擊，只不過是威脅性的盲目射擊。朴吾哲同志雖然受傷，但沒有回擊，只是機靈巧妙地隱匿着鑽出了敵陣。

朴吾哲同志大腿上受了貫通傷，勉強地走了兩公里，就倒在地下，再也不能走動了，只得由分隊長揹着向回走，所以到達志願軍同志躺着的地點時，照原定計劃已經晚了三小時。

敵人前沿陣地附近寂靜無聲，但志願軍同志隱約的呻吟聲，仍在繼續着。

分隊長讓朴吾哲同志暫時躺在那裏休息，先擡起不省人事的志願軍同志，匍匐越過薄冰面上帶有水的江面，可是這裏離自己的陣地，還有四公里路，若先把志願軍同志送回去，再回來救朴吾哲同志，又怕天亮，過江更危險。因此他在蘆葦叢裏找好了妥善的地方，把志願軍同志安置好以後，又過江把朴吾哲同志也擡過來了。把兩位同志都救過江來以後，先把神智不清的志願軍同志擡回自己的陣地。

三

在野戰醫院，一直到朴吾哲同志躺上了病床，那位志願軍同志還沒有救醒過來。但是輸血手術還在繼續進行。

從志願軍同志帶着的東西裏發現他名叫陳平秀。旁邊有一個人，一聽陳平秀的名字，不禁一愕，用吃驚的音調說：「陳平秀……陳平秀的血型是「A型」，我的血型也是「A型。」」接着，就毫不猶豫地獻出了自己的血。

好像時時刻刻等待着陳平秀來的這個人，就是這個野戰醫院的護士長。

護士長——金玉實同志在她胸前還沒有佩帶朝鮮人民共和國的軍功章之前，早已掛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解放紀念章了。她早在幾年前，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某部當過衛生員。

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戰役中所記得的許許多多戰友的名字和老百姓的名字中，印象最深，時刻也沒有忘懷過的也就是『陳平秀』。

金玉實同志用充滿喜悅的目光注視着還帶着自己體溫的血，緩緩輸入到陳平秀同志的血管裏。並用流利的中國話叫『陳平秀同志』……但蒼白瘦削的陳平秀同志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

『同志！你叫什麼名字？』護士長又黑又亮的眼睛慢慢地轉向朴吾哲。

『我叫朴吾哲。』

『同志們發現陳同志的時候，就和現在這樣昏迷不醒嗎？』

護士長金玉實同志隆起的胸部和健壯的腿部，好像他在哪一個休養所裏看見過的舞蹈指導員似的。她那總是帶着微笑的使人愉快的面龐和禁閉着的嘴，令人感到她

會比醫生更有把握醫好每一個傷員似的。她那豪爽的姿態，和溫和明朗的話語，更表現出她的關切傷員，以及讓傷員安心醫療，早日恢復健康，重返前線的心情。

「陳平秀……陳平秀！多麼巧，我們會在這裏見面！不過我想，在今天這樣的局勢下，我們得以見面，也並不算偶然……」

金玉實護士長用興奮的神情注視着陳平秀同志的臉，露出潔白的牙齒微笑着說：

「……大軍南下，部隊前進到長江沿岸的時候，由最前方送來一位負重傷的高級首長，他的血是「A型」，當時只有我一個人是「A型」血，但經過十幾天的雨天，每天晚上叫蚊子咬得幾乎生病，同時工作又特別忙碌，身體極端疲倦，軍醫同志告訴我，說從我身上連一滴血也不能抽出來了。但負傷的首長，必需輸血才能得救。當我不顧軍醫同志的阻止，準備抽血的時候，從担架隊的人羣裏出來一位年青人，好像關懷我比關懷傷員更甚似地要求抽他的血。軍醫驗了血型，恰巧他也是「A型」……那位青年，就是這位陳平秀同志。當時陳同志還是普通的老百姓，不但獻出自己的血救活了別人，而且還捐了一頭肥豬給傷員同志們作補養品呢！」

朴吾哲同志和其他傷員們都停止了呻吟，從病室的各個角落，將視線都集中到動也不動的陳平秀同志身上。

『陳平秀同志的性格本來是很爽朗的，但是有一次，他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又不好意思說出口似的，一再追問他，他才說母親患了痢疾。我就和軍醫同志到他家去了幾次，把他母親醫好了。後來他就開始叫我「姐姐」。他是貧農出身，父親早年去世，家裏只有母子二人，這次他來到朝鮮前線，他母親會怎樣地惦念着他呀！』護士長說到這裏，眼睛不禁蒙上了一層淚水。

四

『喂水，又不是砸水，喝了會死不成？』

朴吾哲同志口渴得實在忍不住了，四下瞅了瞅，護士長不見了，只見對面病床上躺着一位年紀較大的軍官同志，在他床頭上面掛着一身帶一個中星○肩章的軍官服。朴

○校級軍官肩章上戴的星。

吾哲同志高聲喊道：

「軍官同志！我可以和你談一句話嗎？」

軍官同志也口渴得用舌頭舔着自己的嘴唇，親切地答道：

「什麼話？你說好啦！」

「我們要水喝，醫院方面，連理都不理，我真不知什麼道理？」

「同志！你是要想喝水嗎？」

「是的，實在忍不住，眼睛直冒金花！」

「我也一樣！」接着軍官同志就喊起護士長來。護士們都在別的病室裏照顧傷員，護士長剛剛抽完血回到自己的房間，準備休息一下，但又被他們喊過來了。

「今天入院的那位同志，大概口渴得忍不住了！」

「那位朴同志嗎？」

護士長走到朴吾哲同志的病床前面，用嚴肅的眼色注視着他說：

「你怎麼和在前線似的，什麼都要求上級來幫助解決？你要知道那位軍官同志是

絕對需要安靜的傷員，你明白嗎？」

隨即帶着微笑，瞧一瞧手錶，轉身去拿一瓶藥水來代替水給他喝。

「他媽的，只受了一顆小子彈的傷就這樣疼！」

「當然會疼，甚至還有人犧牲哩……」

「他媽的！給杜魯門來一槍，不讓他死，十天不給他水喝，看那小子怎麼辦……」

叫他這樣一說，從那位絕對需要安靜的軍官起，直到全病室傷員的呻吟聲一時都變成了笑聲。笑聲停止之後，護士長金玉實同志輕聲哼着一個簡單的歌子，合着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使病房充滿了溫暖的氣氛。護士長自己也好像要使抽血後疲倦的身體得到休息似的，找一個圓凳，慢慢地搬到陳平秀同志的病床前面坐下，把手伸到毯子底下，拉出陳同志的手輕輕地試着脈。

「那位同志好些嗎？」

朴吾哲同志很希望被自己發現而搶救過來的志願軍同志早點清醒過來。

「是啊！據軍醫同志說，今天下午可能清醒過來的……我也很希望他早點睜開眼